

大學院審定  
(民國十七年六月二十日)

小學高級用

# 新中華國語讀本

第三冊

朱文叔 者 編

陳棠 者 校  
張相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119  
G624.2  
243



3 2173 2363 7

1 新 中 華 國 語 讀 本

新  
中  
華  
國  
語  
讀  
本  
小  
學  
高  
級  
第  
三  
冊

目次

一	七十二烈士	一
二	行易知難	五
三	疑問	七
四	天明了	九
五	冬和春	一一
六	大樹	一四
七	大水	一五
八	猩猩	一八
九	李二叔叔的山羊(一)	一一
一〇	李二叔叔的山羊(二)	一一
一一	李二叔叔的山羊(三)	一五
一二	田園雜興八首	二〇

頁數

一三	木蘭詩	三二一
一四	懺悔	三四
一五	背影	三七
一六	天文家	四一
一七	顧老頭子	四三
一八	甘地	四八
一九	晏子使楚	五三
二〇	石壕吏	五五
二一	賣炭翁	五五
二二	風穴(-)	五六
二三	風穴(二)	五八
二四	風穴(三)	六一
二五	風穴(四)	六六
二六	風穴(五)	六九

新  
中  
華  
教  
科  
書

國語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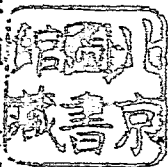
小  
學  
高  
級  
第  
三  
冊

一 七十二烈士

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的晚上，黃克強先生帶領了全體武裝的敢死隊，襲擊廣州的兩廣總督衙門。

那知總督衙門，早已得到消息，調集重兵，嚴密防備着了。爲謹慎計，他們須得退回；可是剛毅果敢的他們，怎肯做退後的懦夫呢！敵兵的人數衆，他們能以一敵百，怕什麼呢？他們也有後援，一動手，援軍就來了，怕什麼呢？就使援軍不來，他們既然殺得進去，當然也殺得出來，怕什麼呢？

於是，黃先生當先，勇敢的隊伍跟上，猛烈血戰，攻進了一道牆，占據了優越的地位。



他們猛攻不已，清兵陣勢動搖，重重疊疊，顛仆在敢死隊的槍彈刀鋒之下；可是越殺越多，像怒潮一般的捲過來。

那時黃先生立在陣上，很鎮定的看着一個個彈殼的爆發，數着自己一方面倒下的人數，指揮着繼續不已一次又一次的反攻。他身子被敵人的血，同伴的血，和自己的血染紅了。一手已被砍傷，裹住創口，換一隻手拿刀，再指揮進擊。

步槍的拍拍聲，炸彈的轟轟聲，槍彈的蚩蚩聲，一陣緊似一陣，屍骸愈積愈多，牆壁傾搖，屋瓦震動，奮呼酣戰。黃先生流血如注，幾乎暈去，他知道自己隊伍裏的情形，漸漸壞了，可是依舊力戰不已。

「援軍——他們還不來？」

步槍的拍拍聲，炸彈的轟轟聲，槍彈的蚩蚩聲，一陣緊似

一陣，屍骸愈積愈多，牆壁傾搖，屋瓦震動，奮呼酣戰，血泊中立着黃先生，數一數同伴膾下的人數，敵人雖殺了無數，自己一方面，死得也可驚了。

「援軍失約了，天黑了，我們快殺出重圍呀！」

活着的敢死隊，深陷敵陣，殺不出重圍來，但是黃先生一些不慌，喊道：

「往前衝！」

敢死隊就突然用力，猛攻敵陣；清兵震驚倒退；於是他們的隊伍，得到一個空隙了。來福槍、馬槍、手槍，都撤在一旁，槍刺在人叢中，也嫌累贅了，只用匕首在火把光中，閃閃鏗鏘的亂砍。

此刻，他們在重圍中衝突，要殺開一條血路。可是四面的

壓力很大，一重重的敵兵，把他們裹在中間。黃先生像發狂一般的，向四周衝殺。他的未受傷的手，握着刀飛舞：上，下，左，右，刀鋒起處，砍着的不死便傷，敵人四散奔避，留下了空地，容他往來衝突。他喊道：

「弟兄們！跟着我，這裏是衝出去的路！」

但是，——活着的敢死隊，轉過來跟着，向他刀尖所指的地方殺出。呀！另外一批密集的敵兵，又裹上來，將他們衝散了。黃先生被裹在這邊，依舊死戰，同伴們被裹到那一邊去了，敢死隊的血流得越多了。

後來，所向無敵的黃先生，雖是殺出來了，贖下的勇士們，可憐有的被擒，有的當場被殺了。

黃先生殺出了戰地，好像一隻受傷的大蟲，還在黑暗中

來往找救兵，想救出被擒的弟兄們。他的創傷，血流如注，可是他絕不休息，只在黑暗中來往找救兵。

陣亡者的屍骸，都搬運出去了。喊聲依然震動長夜，火把來往照耀，正在搜索黃先生和餘黨。

明天早上，被擒的敢死隊，都在校場上被殺了。

這便是黃花岡七十二烈士殉難之役，這便是我們歷史上最悲壯、最偉大、最轟轟烈烈的一次革命運動。

## 二 行易知難

歐美各國，大都市中，多用自來水。只要把水管上龍頭一旋，水就來了。這個法子，非常簡便，誰都能行的。但是自來水機器製造法如何，用的人可多不知道。

美國有一民家，自來水管壞了。主人因為不知道所以壞



的道理，叫自來水廠裏的工匠來修理。工匠略一動手，水管便恢復原狀，水又滔滔不絕的來了。主人問他要多少工錢，工匠說：「五十元四角。」

主人很奇怪，說道：「你只略一動手，怎麼要這許多錢？而且不說五十元，不說五十一元，卻零零碎碎，要五十元四角，這是什麼道理呢？」

工匠道：「五十元是我知識的代價，四角是我動手的代價。如果你嫌太貴，我可以不取動手的代價，只取知識的代價。先生，你看怎樣？」

主人聽了，哈哈大笑道：「不錯不錯，值得值得。」就十足付他五十元四角。

不但修理自來水管如此，我們平常的行事，知其然而不

知其所以然的，正多着呢。所以古人說的「知之非艱，行之維艱」兩句話，是不對的。孫中山先生所說「行易知難」這句話，纔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 三 疑問

那天晚上，下了陣大雪，第二天清早，卻又放晴，淒淒凜凜的北風，吹着殘月曉星，彷彿各自在天空中打噤發抖。一個人力車夫，起來趕早市，接連走過三四條胡同，找不着買賣，心裏委實着急，幾乎忘了身上的冷。他手拉着車，一壁走，一壁向四下張望，拐了一個彎，陡的忘命叫了一聲：「啣！又凍死人啦！」

說完這句話，他看見對面來了兩個警察，打頭的一個，遠遠朝着他只瞪眼，他便不敢則聲，悄悄的退回胡同口站着。兩個警察，走近馬路上睡着的一條死屍跟前，細細的瞧。

「轟，轟！」東邊一陣礮聲，接着西邊便是「多多多，對對對，多對多……」一陣軍樂，胡同口站着的車夫聽了，好生驚訝。忽見前面慌慌張張，跑過來一名警官，連跑帶喊道：「你們還不把他扔了，瞧什麼！」一個警察答道：「我瞧他口中有沒有熱氣？」警官道：「先扔過一邊再說。你瞧，那不是來了嗎？」一個警察道：「啊呀，不錯，真來了！」那一個警察道：「快扔吧！快……你也死得太不是地方，要我們親自動手！」說話的時候，兩隻眼睛，朝着那條死屍，不住的瞪。

一會兒，那條死屍扔過一邊去了。接着見有許多旗呀，傘呀，車呀，人呀，前前後後，差不多排上兩三里路遠近，中間簇擁着一具極大的棺材，徐行緩步的，從馬路上走過去了。

「這不是出殯嗎？啊呀，好熱鬧！」胡同口站着的車夫，自

言自語的說。接着，他心裏陡的起了一個很大的疑問：——都是死屍，爲什麼這個帶着許多活人，占滿了整條的馬路；那個卻沒有福命，乞得馬路上的三尺地，睡個一時半刻？

#### 四 天明了

暮色漸漸濃了，——淺灰、深灰，以至於黑。地球上的動物，做了一天的工作，都忙着休息了。一羣一羣的烏鴉，鼓着兩翅，哇哇的叫着，飛向林中歇宿。夜深了，他們都睡熟了。有的還在那裏做夢：——夢見肥美新鮮的食物，夢見與同類爭鬪，夢見被小兒追逐，夢見與鸞鷹搏戰。

一輪明月，由東方慢騰騰的升上來。到了中天，掩映他的雲，漸漸散了，大地上承受着一片光明，變成了水晶世界。林中有隻小鴉，一覺醒來，猛見白光照眼，便伸頸叫道：「天明了！不

早了！大家起來吧！

許多小鴉，被他一叫，都由夢中驚醒，飛的，鳴的，鬧個不休。卻有幾隻老鴉，依舊將嘴插在翅裏，安穩穩的睡着。

有些好事的小鴉，向他們喊道：「喂！醒醒吧！天明了！」老鴉們眼也不睜一睜，懶懶的道：「孩子們，忙甚麼？時候早着呢！還是睡睡的好。」

小鴉們喚他們不動，亂嚷了一陣，沒精打采的，不久也就睡了。四下裏依然靜悄悄的。那輪明月，還是慢騰騰的，向西走過去。

月光漸漸淡了，一片晨光，從地平線下，照到那林梢上的鳥巢。鳥鴉們一羣羣的出了巢，那些老成持重的老鴉，纔跟着大家飛起來，還對那些小鴉說道：「這纔是天明了呢！」

## 五 冬 和 春

天寒風緊，湖中，溪上，都滿蓋着一層層的堅冰；樹枝也枯禿了，赤條條一葉不掛。萬籟無聲，只臘有狂風長嘯。

草舍中，孤零零坐着一個老人，披着滿頭雪花似的白髮，時時伸出雙手，向面前的一堆微火烤着；心中卻追想他少年時的作爲。

忽地來了一個高大壯健的少年，站在草舍門口，雙頰緋紅，頭上戴着黃金冠，光華燦爛，好似太陽光一般。

老人見了，說道：「請進來，門外很冷，來和我消遣這長夜吧。」那少年便踱進草舍，坐在火旁。

老人道：「我們倆來談談我們的作爲，好嗎？我噓氣，能使河流凝着不動，能使一切水都成堅冰，你呢？」

少年道：「我嗎？噓着氣，能使層冰解凍，能使河水流動。」  
 老人又很得意的說：「我搖動了我的白髮，能使雪花漫天飛舞，鳥也伏着，獸也躲着。」

少年也很得意的說：「我把我的黃金冠一搖動，便能使太陽光遍照大地，獸也舞了，鳥也鳴了，那草木也都欣欣向榮了。」

老人又道：「我扶杖散步，便使地土堅硬，花卉也立刻凋謝。」

少年道：「我腳尖兒一踢，土地立變爲柔輦溫和，花便綻發，草便鮮綠。」

他們倆不知不覺，就這樣談到天明天一明，冷風不刮了，太陽光溫暖了，黃鶯也就歡天喜地的歌唱起來了，草舍裏的

空氣，便漸漸和煦。

不多時，少年便站起來，越覺得高大壯健，丰彩也比前越加俊美。但是老人還是靠火坐着不動，并且越增衰弱的樣兒。火也差不多熄了。

老人顛巍巍的說道：「少年，我現在知道你了。你是春，我是冬。我從前也曾大顯作爲，如今可老了，衰弱了，你現在比我偉大了。」

不久，老人便隱去不見。他面前的那一堆火，卻變成一朵美麗的梅花。

這花，也可說是冬天的花，也可說是春天的花。他不怕冷，并且最愛冷，所以常和雪花齊放，每到殘冬，他的花瓣，像玫瑰般的鮮豔；但是他又是歡迎春來的第一枝花。



## 六 大 樹

「這株大樹很可惡，  
他礙着我的路。  
來！快把他砍倒了，  
把樹根也掘去。」

大樹砍了當柴燒，  
樹根不久也爛了。  
砍樹的人很得意，  
常在那路上走着，一擺一搖。

但是大樹遺留下許多種子。

那很小的種子，躲在有刺的殼裏；  
上面蓋着枯葉，  
葉上堆着白雪。  
神祕神祕，誰也不會注意。

太陽收拾了雪，  
春風趕散了葉。  
那些種子，一個個從殼裏跳出，  
一個個長了兩瓣嫩葉，  
笑迷迷的好像是說：

「我們又來了。」

七 大水

猛聽得遠遠的一片慘呼之聲，破萬寂而起道：「大水！大水！」

我一聽得這呼聲，飛也似的，跑到山坡上。擡頭望時，偏偏被那草地上一行行的楊柳樹，遮斷了視線，再也瞧不見甚麼。但聽得那慘呼之聲，漸漸自遠而近，依舊在那裏嚷道：「大水！大水！」

一會兒，忽見前邊路上，來了兩個男子，三個婦人。內中有一個婦人，懷中還抱着孩子。他們一路奔來，一路在那裏吶喊，臉上都現着慌張之色，時時回過頭去瞧，彷彿被一羣豺狼追着一般。

「大水！大水！」呼聲越尖銳越哀厲了。這時，我纔見那一行行的楊柳樹中間，有一羣黃色帶灰野獸似的東西，跳過了

那長長的草兒，衝將過來。定睛一瞧，方知是水見他波波相續，滾滾而來，浪花白沫，跳珠般向四下裏亂飛。一霎時間，那種洶湧澎湃之聲，震得地也顫動了。

「大水！大水！」呼聲越尖銳越哀厲了。這時，那兩個男子和三個婦人，依舊沿着路，沒命的奔着。那一卷卷的白浪，緊緊的跟在他們後面，霎時間，已并做一大堆，好像千軍萬馬，衝鋒殺敵似的，放出一片驚天動地的大聲。當下就有三棵楊柳樹，沖倒在水中，只打了幾個旋子，便不見了；接着有一排茅屋，也被水吞沒，牆壁匄的塌下了；更有許多小車，也像浮萍一般，隨波逐流去了！

「大水！大水！」呼聲漸漸低沈嘶啞了。浪花像有意追趕那逃的人一般，依舊緊緊的跟在他們後面；到了路曲處，陡的

送過一個小山般的大浪來，把他們的進行，霎時截住。可憐！他們卻還在水中支撐着，沒命的向前爬去。好了，彷彿是一棵沖倒的楊柳樹，在他們面前忽然發現了，他們便爬的爬，攀的攀，搭着樹枝，一沈一浮，和那黃灰色野獸似的東西奮鬪。

## 八 猩猩

猩猩歡喜喝酒，又歡喜著木屐，喝醉之後，便著了木屐，在山林中婆娑跳舞，有時跌得爬不起，他們也以爲樂事。

獵人熟悉他們的本性，一天，在他們常常進出的地方，安放許多酒和木屐，把自身躲過，偷看他們的舉動。那猩猩一羣一羣出來，見了酒和木屐，曉得這是獵人拏來引誘他們的東西，都怒氣勃勃，高聲大罵，「獵人該死！獵人該殺！」并且互相告誡：「不要貪圖口腹，中了奸人的詭計。」說罷，都掉頭不顧，

向前去了。

他們走了幾步，有時還回頭望望，很有捨不得的意思。不到半里，見路旁又有好幾罇酒，小猩猩聞到酒香，有點忍耐不住，路也走得慢了。老猩猩板着臉說道：『我平日沒有說過嗎？酒是毒物，貪酒喪生的，不曉得有多多少少。孩子們，快走！』衆猩猩也恍然大悟，又怒氣勃勃，把獵人罵個不了。

走不多時，覺得酒香觸鼻，越厲害了。衆猩猩伸出了頭，睜大了眼，這邊看看，那邊望望，只見許多長的酒瓶，大的酒杯，盛着紅得好像琥珀一般的美酒，陳列在林中草地上。他們便個個流著饞涎，眼光注射在老猩猩臉上，像等候他的命令似的。老猩猩躊躇了一下，說道：『這樣好酒，不喝，實在可惜。我想，只要不醉，大概不至於中奸人的詭計吧。』

小猩猩聽到這話，樂極了，個個哈哈大笑，就揀了一塊草地，先把老猩猩推在上面坐了，然後七手八腳，紛紛開了酒瓶，舉起酒杯，蹲在地上喝。喝到一半，老猩猩欣欣得意，向左右兩邊說道：『奸人的鬼蜮伎倆，已經被我們識破，他白賠了酒，奈何我們不得哈哈！難道我們真個好欺騙的嗎？』衆猩猩拍掌附和。於是你也一杯，我也一杯，獻給老猩猩，稱頌他足智多謀，老猩猩也酒興大發，並不推讓，酒到便喝。

喝到後來，都醉得眼花撩亂，忽見樹旁有許多五彩畫的木屐，顏色美麗，屐齒比普通的尤高。他們趁着酒興，便你爭我奪，拏來套在腳上，故態復萌，大家又手攙着手，搖搖擺擺的跳舞起來。不過一刻光景，獵人見他們統統跌倒了，突然出來捕捉，手到擒來，一個不賸。

## 九 李二叔叔的山羊 (一)

李二叔叔接連養過六頭山羊了。可是運氣不好，一頭一頭，都咬斷了繩子，一溜煙跑到山上，送到狼的嘴裏。無論主人怎樣溫存他們，山上的狼怎樣可怕，他們總是不理會。

李二叔叔不信，說道：『難道我和他們，真的沒有緣嗎？』不久，他又買了第七頭。

這第七頭山羊，相貌美麗極了：他有兩隻慈祥的眼睛，一縷下級軍官模樣的鬚，四隻漆黑而有光輝的蹄子，一對斑文的角，還有那嫩茸茸的白毛，覆在身上，好像披着一領白裘。他的性情呢，也很和氣，很馴良。主人來撫弄他，或是擠他的乳，他總恭恭敬敬，伏着伺候主人。李二叔叔非常歡喜，替他起個名字，叫做小白雪。



李二叔叔鑒於前幾次的失敗，這次加倍小心了，把小白雪的宿舍，遷到自己屋子的隔壁，四週圍了籬笆；又在草地中央，打一個木樁，用許多繩子，將他牢牢繫住。又隨時跑去望望，看他似乎很安靜，李二叔叔想：『好了，碰到一個有緣的了！』

那知道李二叔叔所想的，仍舊不對。

有一天，小白雪呆呆的望着一座山，自言自語道：『這些繩子真討厭，擦得我的頸項發痛，要是我能毅解脫這束縛，跑到山上去，在草地上打個滾，那何等快活呢！……一天到晚，圍在一個籬笆圈裏吃草，這樣的待遇，對牛和驢子們，是很合宜的，對我們卻不該。我們山羊，是要在世界上活動的。』

從此以後，籬笆圈裏的草，他總覺得淡而無味，不大吃了。他的身體，便一天一天瘦下去，他的乳也一天少一天。他老是

帶着繩子，昂着頭，出神望着山上。有時放開鼻孔，發出一種悽慘的聲音：『咩！』

李二叔叔也知道他的山羊，這幾天有點不舒服，可是他沒有理會到他的病源。一天早晨，他照例跑去擠乳，那山羊忽然回轉頭來，對他說：『李二叔叔，請你讓我到山上去。』

『啊！又要到山上去！』李二叔叔極失望的說。他一面說，一面蹲下來，坐在草地上，又問道：

『怎樣？小白雪，你要離開我嗎？』

小白雪答道：『正是，李二叔叔。』

『可是這裏的草料委屈了你？』

『不，李二叔叔。』

『恐怕你的繩子繫得太緊，你可願意我替你放寬點？』

「這倒不妨，李二叔叔。」

「那麼，請你說，你究竟要什麼？你願意怎樣？」

「我願意到山上去，李二叔叔。」

「那山上有狼，你不知道嗎？他來了，你怎樣辦？」

「我有的是角，李二叔叔。」

「你的角，只能使狼看了發笑……你知道，去年我們這裏，不是有一個老烏雲嗎？他的身子，何等魁偉，何等強壯；他那副粗暴的神氣，好像一頭野牛。但是他把那山上的狼，血戰一夜，到明天早上，還是葬在那狼的肚子裏。」

「可惜啊，老烏雲！但是這也不打緊，李二叔叔，我只要求你讓我到山上去。」

「難道我再放一頭山羊去餵狼嗎？……不，不，斷斷不能，

我 一 定 要 救 你！…… 你 也 許 會 用 老 法 子， 咬 斷 你 的 繩 子， 如 今 我 不 客 氣 了， 要 把 你 永 遠 關 在 牢 裏。」

李 二 叔 叔 說 了， 就 把 他 的 山 羊， 牽 到 牢 裏， 隨 手 把 牢 門 緊 緊 閉 住。 可 惜， 他 竟 忘 記 關 了 一 扇 窗 子， 等 他 一 轉 身， 小 白 雪 就 立 刻 走 了。

### 一〇 李二叔叔的山羊(二)

小 白 雪 跑 到 山 上， 登 時 覺 得 別 有 一 個 天 地。 老 松 笑 呵 呵 招 呼 他； 栗 樹 垂 着 頭， 伸 下 枝 兒 來 撫 摩 他； 野 菊 沿 着 他 經 過 的 路， 預 先 開 了 金 黃 色 的 花， 噴 出 芬 芳 的 香 氣， 等 候 他。 總 之， 山 上 的 一 切， 無 論 是 一 草 一 木， 沒 有 不 竭 誠 歡 迎 他。 你 想， 這 時 候， 那 小 白 雪 是 何 等 快 樂！

什 麼 繩 子， 什 麼 樁 子， 都 不 能 拘 束 他 了。 他 願 意 跳 舞， 就 跳

舞；願意吃什麼草，就吃什麼草——這雖然也叫做草，可和那籬笆圈裏的，大不相同，很長，很嫩，很可口，而且有整百整千的種類，聽他選擇。

他吃個半飽，就躺在草地上打一個滾，霍的又站了起來，突着頭向前亂奔，忽而登峯，忽而下坂，忽而高，忽而低，差不多遊遍了全山。雖然李二叔叔說過，他已經有六頭山羊，死在這山上，他卻一點不在意。

臨了，他還跳過一條浜，因為身上沾了些水沫，就跑到高岡上去曬太陽。他蹲在那高岡上，向下一望，望見了李二叔叔的屋子，和屋邊的籬笆，他笑得幾乎落下淚來。他說：「這是怎樣狹小啊！我真不懂，我從前為什麼有這樣好的耐性，能殼在這裏頭住？」這時候，他自己揣度自己的身子，至少總有一個

世界模樣大。

總而言之，他度這一天的光陰，真是再暢快也沒有。

忽然間，刮來幾陣涼風，回頭望那山上的最高峯，漸漸變成紫色。——夜了！那小白雪眼看這光景，吃了一驚，嚷道：「這樣快！」

再往下看，山腳的村落，好像沈沒在濃霧裏。那李二叔叔的籬笆，早就不見了，只露出他屋子上的幾片瓦，和一些隱約的炊煙。一會兒，山下一陣鈴響，這是牧童召集牛羊的號聲，他聽了，全部精神，都起了不安。一會兒，又飛來一隻歸巢的老鷹，張着翅膀，在他身上掠過，他因此聯想起那山上的狼，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同時，又有一片「歸來歸來」的喊聲，從山下送到山上，這是多情的李二叔叔，最後一次的呼喚。小白雪在山

上，一面聽那「呼呼」的風聲，疑心是狼叫；一面又聽那「歸來歸來」的喊聲，弄得他心旌搖搖不定。其實，他也想歸去，不過回憶到那些繩子、樁子和籬笆，他又猶豫了。

一 李二叔叔的山羊(三)

「歸來歸來」的喊聲寂滅了。

小白雪忽聽得背後地上的落葉，悉索悉索的響，回頭一看，正對着一雙烏溜溜的眼睛——不好了，狼來了！

這位狼大哥，很鎮靜的樣子，端坐在小白雪的背后，口角邊流出饑涎，兩隻眼睛，釘住那小羊兒看。他知道這塊肥羊肉，總飛不到什麼地方去，所以一點也不着急。當小白雪回轉頭去，他就向他獐笑一笑，說道：「哈哈！李二叔叔的小羊兒！」說了，就把他那又大又紅的舌頭，拖出在嘴脣邊沿。

這一嚇，非同小可，小白雪幾乎嚇得不省人事，停了一會，他忽然又記起那老烏雲血戰到天明的歷史，他自己想，還不如任狼大哥吃了，倒覺得乾淨；再想想，又似乎不甘，於是就決定和狼大哥宣戰：俯下了頭，豎起了角，一直往前衝，表明他在李二叔叔的山羊之中，是怎樣勇敢的一個。他並不要去殺狼，——他知道山羊是向來不殺狼的——他所要的，只是和那老烏雲較一個高低。

何等勇武，這位可敬的山羊！他曾經六次打退那狼大哥，使他不得不退出戰線，去換一口氣；趁這當兒，他自己卻回頭去咬那可愛的草，含着一滿嘴，再回頭來迎敵。這一夜的星光，分外燦爛，他一面用心打仗，一面還時時留心，看那天上的顏色。他說：「你看，不到天明，我總不罷休！」



他們倆一個使角，一個使牙齒，兩下裏一來一往，一攻一拒，足足戰了幾百個回合。看那東方天上，已經隱隱約約，露出些灰白色的亮光；還有那啞嗓子的雄雞，也遠遠的在那裏啼了。

「好了！」那可憐的羊兒，知道他最後的時辰到了，他喊出這一句話，便倒在地上了。

### 一二 田園雜興八首

高田二麥接山青，傍水低田綠未耕。桃杏滿村春似錦，踏歌打鼓過清明。

吉日初開種稻包，南山雷動雨連宵。今年不欠秧田水，新漲看看拍小橋。以上二首春日

。

。

。

蝴蝶雙雙入菜花，日長無客到田家。鷄飛過籬犬吠竇，知  
有行商來買茶。

雨後山家起較遲，天窗曉色尙稀微。老翁欹枕聽鶯囀，童  
子開門放燕飛。以上二首晚春

梅子金黃杏子肥，麥花雪白菜花稀。日長籬落無人過，惟  
有蜻蜓蚋蝶飛。

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童孫未解供耕織，也  
傍桑陰學種瓜。以上二首夏日

靜看簷蛛結網低，無端妨礙小蟲飛。蜻蜓倒掛蜂兒窠，催  
喚山童爲解圍。

新築場泥鏡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聲裏輕雷動，一夜連枷響到明。以上二首 秋日

一三一 木蘭詩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

「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朝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聲。濺濺。

朝辭黃河去，暮宿黑水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  
騎鳴啾啾。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  
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  
可汗問所欲。

「木蘭不用尙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

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  
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

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惶。

「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

「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 一四 懺悔

「薩姆！我的好兒子，時候不早了，今天我不舒服，你代我到市場上去吧。」說話的是一個在厄托克附近市場上賣書的老人，名叫密卻爾。

薩姆聽了這話，很不高興，說道：「我可不願意去。」

「薩姆！你逞着自己無意識的自大，忍心讓你有病的父親，整天立在那喧嘩紛擾的市場上嗎？現在我也不多說；等我

死後，你自己總會想到。」老人說話的時候，心裏非常難過；說罷，恩恩的就走了。

薩姆帶着怒容，看他的父親，一步一蹶的走去，直等到影子看不見，他的良心忽然感動了。他懸想着他父親——一個有病的人，立在非常嘈雜的人羣中做買賣，何等苦惱；便自言自語道：「可憐的父親……」

這孩子跑去看他母親。他母親正在竈邊忙着，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和兒子，有方纔的事。薩姆道：「母親，父親今天有病嗎？」他母親回轉烘得紅紅的臉，答道：「是呀！薩姆，他沒有叫你去代他賣書嗎？這真可憐！你如今長大了，也該代你父親做些事。」薩姆聽了，雖然也覺得有點懊悔，但是他的自大心是很利害的，終不肯到市場上去，勸他父親回來。

光陰荏苒，忽忽過了五十年，厄托克附近的市場上，依然喧嘩紛擾，不改從前的樣子。一天，午前最熱鬧的時候，市場上擁擠得很；忽見人叢中有一位老紳士，用手分開衆人，一步一蹶的向前走。他走到市場盡處的一個所在，自言自語的道：『是了！就是這地方！』便停住了腳，除下自己的帽子，忽而垂頭喪氣，忽而擡頭向天，現出他心中有一種非常的苦痛。霎時天上布滿了黑雲，下起雨來，這老紳士仍舊不動，全身衣服溼透了，他還是沒有覺得。

可憐！倔強的薩姆，現在已成爲有名的博士了，全國的人都稱贊他是一個大文學家。這是何等的榮幸！但是他良心上有一件不安的事——就是他年輕的時候，因爲無意識的自

大，使他父親受了苦惱。後來雖然有種種的名譽，仍舊抵銷不了。如今年紀老了，還跑到這厄托克附近的市場上，立在他父親擺過書攤的地方，做他良心上的懺悔。

### 一五 背影

我和父親不相見，有二年多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不幸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我從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親，奔喪回家。到徐州見着父親，看滿院狼籍的東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的流下眼淚。父親說：「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

回家後，父親變賣典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澹，一半爲了喪事，一半爲了父親賦閒。



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回北京念書，我便先送父親到南京。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遊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父親因為事忙，本已說定不送我，叫旅館裏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去。他再三囑付茶房，甚是仔細。但他還是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頗躊躇了一會。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甚麼要緊的了。他躊躇了一會，終於決定自己送我去。我兩三回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我買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多了，得向腳夫行些小費，纔可過去。他便又忙着和他們講價錢。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

可。但他到底講定了價錢，送我上車。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坐位。他又囑我路上小心，夜裏要警醒些，不要受涼。又囑託茶房，好好照應我。我心裏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託他們直是白託！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嗎？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車外看了一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我看見那邊月臺的柵欄外，幾個小販，有的擺着攤子，有的提着籃子，叫賣水果點心之類。從這邊走到那邊月臺，要穿過鐵道，須得跳下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一定要自己去買。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

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的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尙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腳再向上縮；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眼淚，很快的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望這邊走回來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橘子放在我的皮大衣上。於是撲撲衣上的泥土，心裏很輕鬆似的。過一會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回過頭來看見我，說：『進去吧，裏邊沒人。』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叢裏，再找不着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淚又來了。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就出外謀生，獨力支持全家，做了許多大事。那知老境卻如此頹唐！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自已。情鬱於中，自然要發之於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但最近兩年的不見，他終於忘卻我的不好，只是惦記着我。我北來後，他寫了一封信給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惟勝子疼痛厲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 一六 天文家

我說：「當傍晚圓圓的滿月，掛在楊柳枝頭時，有人能去捉他嗎？」

哥哥笑道：「你這傻孩子！月兒離我們這樣遠，誰能去捉他呢？」

我說：「哥哥，你自己真傻！當母親向窗外探望，俯首微笑，看着我們遊戲時，你也能說伊遠嗎？」

哥哥還是說：「你這傻孩子！你到那裏去找大網，能捉得住這月兒的大網呢？」

我說：「哥哥，你自己真傻！你自然可以用雙手去捉住他呀。」

哥哥還是說：「你這傻孩子！如果月兒走近了，你便知道他是多大了。」

我說：「哥哥，你自己真傻！當母親低下臉兒，向我們親嘴時，伊的臉，看來也是很大的嗎？」

哥哥還只是說：「你這傻孩子！」

### 一七 顧老頭子

顧老頭子，住在鵝溪村梢頭。他的年紀，大概有七十多歲了。他從別處搬到鵝溪來的時候，只有一個大肚的兒媳婦。不到半年，他的兒媳婦生了一個小孩子；纔滿月，兒媳婦便死了。顧老頭子因此雇了一個啞乳母，乳養他的孫兒。他每天清晨，必定抱他孫兒出來，到河沿上立一陣。一老、一小，臉上各有不同的紅色，映着早晨的天光、水光，別有一種人生的樂趣。

鵝溪本來是一座小村子，全村不上百戶人家。這些人家，都是種租田或做短工過活的。自從顧老頭子搬到鵝溪來，住了兩年之後，這些窮人家，每逢過年、過節，都增進不少的快樂。因為他們到了年關、節關，總要被鎮上那些小商店逼帳，顧老

頭子常常揀那十分爲難的人家，周濟些；所以村上窮得沒路走的人家，也都過得去。他又常常替村上的人，排解些偷雞盜狗的小口舌。村上的人，本來就不討厭這沈默和藹的老頭子，從此更覺得他慈祥可愛，無論老少，都叫他一聲顧老先生，表示敬愛他的意思。

鵝溪離鎮上只有兩里多路，但這條路很崎嶇狹小，不便行走。路上還有三座橋，都快要坍塌了。因爲村裏的人窮，也沒人提議修理。有一天，顧老頭子隔壁住的李嫂子，忽然號咷痛哭，哭向上鎮的那條路上去了。一霎時，顧老頭子的門口，圍聚了好多人，大衆指手畫腳的說：李嫂子的兒子怎麼拿着一網布，怎麼朝鎮上走，怎麼踏着橋上一塊蹊蹺石板，怎麼翻落水，阿二怎麼喊，阿三怎麼趕上去，阿大在對岸怎麼跳下水

車撐船去救，阿狗怎麼跳下水去，怎麼把他撈起來，七嘴八舌，嚷個不休。話沒說完，只見一個很壯健的男子，倒背着一個面色慘白、浸透過水的少年，飛跑過來，氣喘喘的說道：「不行了！不行了！」背後緊跟着的，便是李嫂子，披頭散髮，且哭且說，纔知道他們母子倆，種了人家八畝租田，因為人手太少，舊年收成減色，還欠八斗尾租，約定做出布來還錢的。今天正是約定的日子，所以清晨叫他的兒子，拿布到鎮上去賣；不幸遭了這場大難。那時地上躺着一個死屍，旁邊坐着一個婦人，搶地呼天的哭着，四面緊緊圍着的人牆裏，只發出些咨嗟嘆息的聲音，一個個都是「愛莫能助」。

在這一個悲慘的環境裏，忽然聽見有人唉的一聲，歎了一口長氣。大眾尋着歎聲起處，正是顧老頭子發的。大眾頓時



沈默下來，只見顧老頭子現出青黃的臉色，射出銳利的目光，從鬚鬚裏面，輕輕發出三個字：『算我的。』於是大衆又嚷起來，「棺材」「租錢」「好事」「緣分」……一大片紛亂的口號當中，又有李嫂子哭着：『我人都沒有了，還管什麼！』

顧老頭子從這件事發生後，愈加沈默了。有一天，從鎮上茶館裏吃茶回來，態度似乎很高興。村上的人，每天遇見顧老頭子，總迎上去叫他一聲；這天見他高興，大衆也和他更親熱些。顧老頭子卻又沈默下來，一直回家去了。

這一夜，他家裏來了一個遊方的和尚。顧老頭子問和尚道：『兄弟，這四年來你幹些什麼？』和尚說：『四哥，說起來真慚愧，我想做一番大功德，總做不成。無非東一鱗，西一爪，零零碎碎做些罷了。』顧老頭子說：『做事只要有益於人羣，能大，

固然好；就不能大，又何妨？我們做事，做一點，算一點；做了一點，就是一點。我們所做的成績，本不是要史官記載，名人筆錄的。『和尚聽了點點頭。他又接着說：『兄弟，如果你願做一兩樁積極的事，金錢倒不是難事。你只要——你只要出去募化就行了。』和尚說：『這好極了！但是做什麼事呢？』顧老頭子說：『要做的儘多着，我們從鵝溪到鎮上的橋和路，就是該修理的。前幾天，隔壁李嫂子的兒子，是個很能幹，有勇氣的一個少年，只因這橋不好走，一失足掉下水去，竟淹死了。可憐那李嫂子，哭得死去活來！……我已經估計過了，大約要九千多塊錢。你如果獨自募化不了，我也可以幫忙的。』和尚聽了，着實憐憫李嫂子，臉上露出很堅決的樣子，立起來只說了一聲：『好，拱一拱手，便走了。』

不過半年，鵝溪村到鎮上的路，修得很平整了。大家傳說，是一個苦修的和尚，募化了錢來修築的。當時鎮上有兩個富翁失了竊，偷去的東西，可值兩萬塊錢。大家都紛紛議論道：「這筆錢要是拿來修路，豈不好？」

### 一八 甘地

現在距離英國吞併印度之日，已有四五十年，三萬萬印度民族，俯首帖耳於英人羈軛之下，歷時既久，似乎不致死灰復燃，再有反抗的舉動。但是近來他們竟合全力和英人爲難了。要曉得這一段歷史，先要曉得印度民族運動的領袖——甘地。

甘地自幼有大志，性情剛直。他生於富貴之家，卻無富貴子弟的惡習。因爲他母親教訓他極嚴；他又確能受母親的感

化。他往倫敦學法律時，他母親叮囑他戒絕煙酒，不近婦人。他便遵守母命，始終不變。

他生活非常儉約，戴着一頂粗布帽，穿着一套粗布衣服；每日只吃些糙米飯，喝些清水；晚間睡在地上，不用牀鋪。他的妻子也很賢德，能和他一樣受苦。

他在印度充當律師，對於農民和工人所受的一切待遇，很爲關心，每不惜犧牲自己，去援助他們。那時英政府對於印度人在南非洲作工經商的，取締頗嚴，徵收他們的重稅，限制他們的選舉權，限制他們居住遷徙的自由；而且因爲印度人的風俗習慣，和英人不同，有時連英人的旅館飯店，也都拒絕他們。甘地旅行到南非洲，見此情形，便組織一個印度協會，叫印度人自相團結，自相救助。他並且竭力和英政府交涉，

懇請改善待遇。

後來南非洲土人因為反抗英人，發生了很劇烈的戰爭，傷殘的無人療治，死亡的無人殯殮。甘地卻不怨恨英人，也不鄙棄土人，招集了許多印度人，組織一個救護隊，在槍林彈雨之中，掩埋屍骨，救護傷兵，成績卓著。於是英人纔尊敬甘地，知道他是一個能犧牲自己，幫助他人的豪傑；就是對於印度人，也不似從前那樣蔑視了。

未幾，英政府在南非洲頒布了一種法令，要印度人重行註冊。印度人以為實行這種法令，不久將有被逐出境的危險，非力爭不可；於是羣起反對。甘地因為不肯重行註冊，被法庭判決限四十八小時出境。他承受了這種判決，卻毫不抵抗，到了四十八小時，並不出境，居然自己跑向監獄裏來了。英政府

因爲事出意外，非常錯愕，且深恐因此激成變亂，就重和甘地談判，允將前議取消。

甘地出獄以後，英政府取消註冊之事，尙未實行，印度人便一齊燒毀了註冊的憑證，表示和英政府反抗的決心，並且宣言人人都願入獄。英政府見他們聲勢洶洶，便取消了那註冊法令。但是他們因爲繼續要求豁免重稅，用罷工的手段和英政府作戰，卻被英政府所拘禁。那時被捕的，甘地和受他指揮的羣衆，共有二千多人。

到了明年，他們的目的竟達到了，英國國會議決，豁免了這種重稅。從此印度人在南非洲的地位，幾和英人一樣。甘地在南非洲二十二年，赤手空拳，毫無憑藉，居然做出這樣的成績，儘可以自慰了。他於是再回到印度，進行他的援助民衆的

事業。他臨行時，對歡送的印度人演說道：『……我並不仇視英政府，因為藉此適足以膠固我們的愛和同情……』於此可知他心地的和平了。

甘地日夜希望印度人民有自治的全權。他相信要享權利，必須先盡責任。當歐戰發生以後，他竭力勸導同胞赴歐洲助戰，以為如此，英政府必定允許他們的請求了。但是歐戰告終，英政府對於印度自治這件事還是不實行。這時候甘地耐不住了，於是乎拋棄他平日和平的主張，採用激烈的手段。

一九一九年，甘地宣告：印度人民對於英政府開始施行「不合作運動」。——凡是充議員官吏的一律辭職；當兵的一律退伍；租稅一律不繳。這種運動，瀰漫了全印度，如火燎原，不可遏止。

後來英國的印度總督易人，新任總督竟下辣手，捉拿這一位「不合作主義」的首創者。當法庭審訊他的時候，到會旁聽的，擁擠得和人山人海一般。甘地陳述供詞，慷慨激昂，聽者無不動容。最後法庭判決他處六年徒刑，不作苦工。——甘地也便安心樂意的再過他的囹圄生活。

### 一九 晏子使楚

晏子出使到楚國，楚人因為晏子生得短小，故意在大門旁邊開了個小門，來迎接晏子，和他開玩笑。晏子到門，停步不進，說道：『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迎接的人，覺得反被他取笑了，便改引他從大門進去。

晏子進去，見了楚王，楚王道：『齊無人耶？』晏子道：『臨淄（齊都城）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何在而』



爲無人？  
 楚王道：「然則子何爲使乎？」  
 晏子道：「齊命使各有所主，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當晏子將到楚國的時候，楚王先和他左右的人商量，以爲晏子是齊國最長於詞令的人，要想個方法窘他一下。當卽商量妥當，在晏子見王的時候，故意縛一個人，從王面前走過，說是齊人，因犯竊盜罪被捕的，所以等晏子見過楚王，一面楚王請他宴飲，一面就有兩個吏卒縛了一人，到王面前。王故意問道：「縛者何爲者也？」吏卒答道：「齊人也，坐盜。」楚王看着晏子說：「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連忙離了座位，站起來答道：「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於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

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

## 二〇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

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死戰。生

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 二一 賣炭翁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烟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

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兩騎翩翩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重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價值。

### 二二 風穴(一)

趙豫生，是一個膽量很大的孩子。

一天，他獨自出外，到山中遊玩。天氣忽然變了，濃雲擠滿在空中；黑暗中，黑暗籠罩地上，和黃昏時候差不多；狂風怒號，像虎嘯一般；大雨傾盆，好似天河開了閘，河水倒注下來。他要找個地

方避雨，向前飛跑。地上很滑，他跌倒爬起，爬起跌倒，拖泥帶水，全身的衣服，沒有一絲一縷是乾燥的。他幾乎要發暈了。

正在這時候，忽聽得一陣轟轟的聲音，張眼望去，見前面有個很大的山洞。洞的中央，燒着一堆火；火的上面，架兩條橫木，中間有一根叉，叉着半隻頭角崢嶸的鹿，在那裏燻炙。一個半老婦人，身體高大，看去好像男子，坐在火旁，把一塊塊木片，投進火裏。

豫生到了洞口，婦人說：『小朋友，進來烤火。』

豫生便走進去，向婦人行了禮。一面脫下外衣，掛在火邊；一面說道：『外邊的狂風，真可怕啊！』

婦人說：『這算不得什麼。小朋友，你知道此地是什麼地方，我是什麼人？小朋友，此地是風穴，我是風姨，我有四個兒子，

都能飛行世界，便是東風、南風、西風、和北風。」

這時豫生又驚又喜，便問：「現在他們在那裏？」

風姨說：「他們是隨時出去的，日行千萬里，瞬息之間，便

跑到很遠很遠的地方。現在他們在那裏，我可不知道。」

他看見牆上掛着四個袋子，問道：「這有甚麼用？」

風姨說：「我的兒子們，脾氣都很大，我卻能管束他們

用了這四個袋子，管束他們。他們之中，有一個淘氣，我就

把他推進袋去；直等告了饒，纔放他出來。——你看，現在脾氣

最壞的小兒子，先回來了。」

### 二二三 風穴(二)

果然，北風先回來了。他身披白熊皮大衣，頭戴貂皮帽，衝進洞來，寒氣襲人；大塊的冰雪，大片的雪花，都跟着他跳進來，

飛進來。

豫生招呼北風說：「慢着，別一直跑到火邊，你不怕面上和手上，生凍瘡嗎？」

北風大聲笑道：「哈哈！凍瘡嗎？這怎會生在我身上！我生以來，天天在寒冷中過活，寒冷是我最喜歡的。——可是像你這樣無用的懦夫，怎會跑到我們風穴裏來？」

風姨說：「不得無禮！他是我的客人，恭恭敬敬的，把你在北方的經歷，講給他聽。不然，你走進袋裏去！」

北風說：「我剛從北極回來，看見北冰洋裏，無數冰山簇擁着，都明晃晃像水晶一般。那邊沒有航路，只有少數獵人，駕幾隻小船，在那裏捕海馬。他們把魚叉刺進了海馬的胸口，便湧出一道殷紅的鮮血，噴在冰上，好像噴水泉一般。我覺得很

好玩，想到我自己也應該做一種遊戲啦，便大施威力，把高大的冰山，飛快的趕走。那些小船，撞着冰山，都碾碎了。那些獵人，是怎樣呼嘯啊！可是我的呼嘯聲，比他們更響。他們便和他們的獵得物，一同埋葬在冰下水中，再也不能打獵了。」

風姨說：「哼！你做了惡事啦。」

北風說：「我做的好事，自有別人會告訴你的。我又從北冰洋上岸，到了西伯利亞，把冰和雪掩蓋了地面。那裏的土人，見我來了，都躲在屋裏，生火取暖，不敢出門。狗也在雪底下掘個地洞，伏居不動了。我覺得枯燥無聊，便又向南飛馳，到了蒙古，只見一片廣漠，茫無邊際。於是我滾進這疏鬆的細沙裏，將他高高捲起，旋成一個圓柱形。這是我的跳舞呢！你們可以想像：這時候，那些滿載貨物的雙峯駱駝，是怎樣的沮喪啊！那些

駝商，跪地呼天，是怎樣的戰慄無人色啊！後來，我疲乏了，跳舞停止了，他們都葬身在沙堆裏了。我在蒙古玩了幾天，便越過萬里長城，挾了許多黃沙，飛進中原來。」

風姨說：「你只任性做了些惡事啊！給我走進袋裏去。」說着，就把他抓住，扭成一團，塞進袋裏。他太悶了，在地上四處打滾，風姨坐上袋子，他纔安靜。

風姨對豫生說：「這小孩子，年紀雖小，性情卻最躁。這袋子裏，他不知道進去多少回了。——現在，我的大兒子又來啦。在他們之中，他的性情，要算最和平哩。」

## 二四 風穴(三)

東風回來了。他穿着寬大輕柔的夾衣，手裏拿一根櫻木手杖，走進來帶着醉人的和煦。他一坐下，便覺溫暖宜人，春意



盡然，北風帶來的寒冷，都消除了。

他請了母親的安，看見母親坐在袋子上，便問道：「媽媽，這袋子裏是誰？可是倔強的四弟嗎？請你解開這袋子，放他出來吧！」

風姨說：「好，好，你是我最好的兒子，看你面上，我就解開這袋子吧。」

北風從袋子裏爬出來，羞愧滿面，因為這陌生的小朋友，已經看見他受罰了。

風姨指着豫生對東風說：「我兒，這位小朋友，要知道你從那裏來，在那裏做什麼事。」

東風說：「我是從美國來，我曾在紐約的摩天閣上兜圈子，曾在華盛頓的白宮上面打回旋，我又曾去看過尼亞瓦拉

瀑布，那瀑布有十里闊，幾十丈高，從上面直瀉下來，水勢狂激，只聽得砰訇澎湃的聲音，震動山岳，好像萬馬奔騰，又好像巨雷暴發，瀑布沖在石上，便有無數的細沫，四散濺射，遠遠望去，好像是漫天大霧，又好像是一片雲烟。我在那裏玩了多天，恐怕耽誤行程，就趕快飛過了密西西比河，飛過了落磯山，向西回來。」

風姨說：『美國是物產豐富的地方，你從那邊來，可有什麼帶來？』

東風從右邊口袋裏，掏出一個橘子來；從左邊口袋裏，掏出一盒葡萄乾來。說：『這是花旗橘子，一點沒有酸味的；這是美女葡萄乾，一顆核也沒有。這兩種東西，都和老年人很相宜，我特地帶來，孝敬母親。』

風姨伸手接了，把葡萄乾遞給豫生，說：「小朋友，這個給你嘗新吧。」又向東風說：「好孩子，後來你又經過些什麼地方，做些什麼事呢？」

東風說：「我從舊金山離開了陸地，便在太平洋面上行走。因為我的性情和平，所以太平洋中，波平浪靜。我先經過檀香山，只覺一股熱氣，撲面而來，熏得我幾乎發暈。退回一看，原來夏威夷島上，有個大火山，正在爆發：一捲一捲的煙，一團一團的火，直向上噴。附近的居民，都哭哭啼啼，亂逃亂竄。我老大不忍，便施展我的本領，用力一吹，煙和火都吹散了。」

風姨說：「乖乖！究竟你好，肯救人。」

東風說：「離開了檀香山，太平洋中陸地漸漸少了，只有疏疏落落的幾個小島，點綴在廣闊無涯的水面上，寥若晨星。

在這種地方旅行，真寂寞啊。走走，走不多時，好了，日本到了。北風很急切的問道：「大哥，你到了日本嗎？日本的情形，是怎樣的？」

東風說：「日本人很歡迎我。我一到，櫻花便盛開了；他們就舉國若狂，男男女女，都拖了木屐，從木屋子裏跑出來，有的到附近公園裏賞花，有的到名勝地方去遊玩。我過東京的時候，在上野公園裏，看見櫻樹底下，滿地都是人。他們跪在地上，用腳跟支持全身，身邊都放着一瓶一瓶的皮酒，一盒一盒的飯菜。看見熟人來了，便俯首至地，行一個很恭敬的禮；又嚙嚙，說了許多恭維的話；然後斟酒相敬。他們真有禮貌啊！」

豫生聽得很有味，不覺嘖嘖稱奇。

東風說：「還有呢，日本的小孩子，尤其歡迎我。我到了，他

們便成羣結隊，出來到草地上，有的放紙鳶，有的賽跑。他們從小就練習運動，難怪日本人雖然矮小，跑起路來卻很快呢。」

## 二五 風穴(四)

講到這裏，一陣熱氣撲面，南風也回來了。他不穿衣服，腰間圍一條布，頭上戴一個芭蕉葉編成的涼帽，走進洞裏，說道：「大哥，四弟，你們先回來了。媽媽，這位小朋友是誰？」

風姨說：「他是避雨來的。他很歡喜聽故事，你在南方，有什麼奇異的見聞，可以講給他聽嗎？」

南風說：「我在南洋一帶遊歷，先到澳大利亞。那知他四圍都有高山，我不容易走進內地去。因此，內地都是荒蕪，雨量很少，空氣非常乾燥。聽說旅行的人，有時沒得水喝，便掘取地下的蛙，吸飲蛙腹中的水。」

東風說：「這種地方，太沒有意思啦！」

南風說：「是呀，我覺得沒有意思，便離開那裏，渡海到爪哇。爪哇的天氣真熱啊！有一天，正午的時候，我到了巴城，只覺驕陽如火，灼人肌膚。馬路上靜悄悄的，兩邊商店，家家閉戶，也絕無行人來往。因為這時候，居民都躲在家裏，有的洗浴，有的晝寢。直到下午四五點鐘，商店纔開門，居民也漸漸出來了，市上便熙熙攘攘，漸漸熱鬧了。」

豫生說：「我聽老師說，南洋羣島的土著，是馬來人，他們的生活情形，不知如何。」

南風說：「因為南洋地方，天氣太熱了，所以那邊的土人，都是神思昏暗，性情懶惰，不能振作。講到他們的生活情形，也很有許多奇風異俗。有一次，我到了梭羅地方，只見街上來往

奔走的，在店裏櫃臺上做買賣的，都是女子。男子呢，都在家中撫育兒女，躬操井臼。這和我們「男子治外女子治內」的習慣，不是完全相反嗎？還有，他們的女子，都蓬頭垢面，不加修飾，男子卻頭上梳髻，搽脂抹粉。要是你到了那裏，一定要把男的認作女的，女的認作男的呢。」

豫生道：「真的嗎，世界上真有這等奇事！」

南風道：「南洋的居民，又喜歡海水浴。當太陽西下，暮色蒼茫的時候，他們便三五成羣，到海邊洗浴。我看他們一個一個，跳下海去，有的浮在水面，有的沒入水中。我想：「我悶熱得很，也下水玩玩吧。」便滾進水裏，翻幾個筋斗，登時海面上起了萬丈波浪，他們都紛紛逃上岸去了。我很喜歡水，常常和水平相搏，南海之中，波浪很大，那都是我掀起來的。有一次，還把一

隻大輪船，刮到汕頭岸上呢。」

北風說：「這個玩意兒，倒很有趣！」

風姨說：「你別開口！」

南風說：「後來，我從爪哇飛過了婆羅洲，飛過了呂宋，便跨海回來——燕子，也跟我來了。」

## 二六 風穴(五)

南風說罷，只覺涼氣襲人，北風又嚷道：「三哥也回來了。」西風裝束得像個遊牧人，跑進洞裏，和風姨接個吻，便躺下來，頭枕在伊的膝上，說道：「媽媽，我乏極了，這次旅行，路程真太長了。」

風姨說：「孩子，你從那裏來？」

西風說：「我從大西洋上岸，飛到巴黎，看看凡爾賽宮，又



看看凱旋門，這都是很著名的。可是沒有戰爭，這兩種建築物，便不能著名。西方人好勇鬪狠，自相殘殺，一天利害一天。我們都說西方是極樂世界，其實不然，現在的西方，肅殺之氣太重了。」

風姨點點頭說：「孩子，你的思想進步了，變成個小哲學家了。」

西風很得意的說道：「我離開了巴黎，便飛到瑞士。這瑞士雖是個小小的國家，倒可算歐洲最安樂的地方，并且風景也好。我有時飛得高，在亞爾伯山頂上颯颯吹過，山頂的白雪，便飄飄飛散，好像楊花亂舞。有時飛得低，在日內瓦湖面上輕輕掠過，湖水便略略波動，皺成漣漪，好像微笑歡迎我。」

風姨又點點頭說：「孩子，你的辭令也進步了，變成個小

詩人了。」

西風更得意了，又接着說道：『我離開了瑞士，因為東歐諸國，沒有什麼好玩的地方，便跨過裏海，飛到中央亞細亞。那裏的住民，游牧民族居多，馬呀，牛呀，羊呀，驢子呀，駱駝呀，到處可以看見。果樹林子，也很繁茂，梨呀，桃子呀，石榴呀，蘋果呀，無花果呀，種種都有。可是我最合意的，卻是那裏天氣的爽快，沒有悶沈沈的日子。』

東風說：『這和美國的西海岸，差不多呀。』

西風說：『我從中央亞細亞，向東回來，飛過世界屋脊帕米爾高原，低頭一看，但見木斯塔古阿達峯上，積雪未消，又有冰河三四道，沿溪而下，受太陽映照，閃閃發光。山崖有幾個土人，駕着長毛毳毳的犛牛，度峭壁，越危巖，如履平地。這時候，我

真有一飄飄乎羽化登仙」之概了。」

風姨截住他的話，說道：「現在，肚子餓了，我們可以吃一點東西吧。」伊把鹿肉一塊一塊撕開了，先給豫生一塊，然後分給兒子們。

吃罷，外邊雨也止了，豫生便穿好外衣，向風姨道謝，和四個小弟兄一一握手，告辭回家。

(終)

國民政府內政部註冊 民國二十年一月十七日執照第六四八號

民國十六年十月廿八日發行

新中華國語讀本(全四冊)

◎第三冊定價銀一角二分

小學校高級用

有不著權  
作翻印

編者 桐鄉 朱文叔  
校者 杭縣 陳相  
出版者 新國民圖書社  
印刷者 上海華棋書局  
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京 天津 張家口 石家莊 邢台 保定  
濟南 青島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蘭州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南昌  
廣州 汕頭 南京 徐州 杭州 溫州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昌 徐州 杭州 溫州  
遊擊 吉林 長春 哈爾濱 瀋陽 香港 新加坡

(四八二五)

80  
259002

標商冊註

